

泥垢与星光：读何冰凌的诗

黎在珣



《万有引力》何冰凌 著
安徽人民出版社

何冰凌的诗，从“浅褐色的粪便和种子”里生长而出，带着泥土的气息与质感。在这片泥土之中，亮着一颗“为我而亮”的星。她的诗，便在泥土与星光之间，耕拓出一片可居的精神天地。

在何冰凌笔下，草木是生命的同伴。她知晓铁线莲的肉质根怕湿，懂得冬至的南瓜在屋顶“端坐如佛”的安详，清楚潜叶蝇如何啃食叶片的肌理。这种认知，是手沾泥土、汗滴沃土后才拥有的体悟。

“每当人们夸赞，我总是把布满泥垢的手指，偷偷藏在身后。”这个“藏”是羞怯，还是暗自笃定？“家务事时令我发愁，而花朵令我飞升”——发愁与飞升，都是真的，也是鲜活的。二者相融，才构成人间日常。

《铁线莲之歌》的前半段如植物志，罗列别名、科属、病害；后半段笔锋一转：“活着，是为了枯萎/仿佛枯萎——就是永生。”枯萎不是终结，而是生命节奏的一部分。劳作的意义，不在于规避枯萎，而在于参与这一过程——松土、浇水、等待，看它是否愿意再绽新绿。

她写清明扫墓：公婆劳作一生的水泥厂，如今已成县重点高中，“生铁栅栏内，到处走动/修剪如冷杉般/整齐的/新人”。哀思并未凝滞于此，而是流了出去，汇入产业变迁、生命代序的河床之中。

她写合肥，聚焦芜湖路的法梧、环城公园的无患子、空气中“轻度敏感的黄色粉尘”——这些皆是镌刻数十年的老记忆。更有青春印记“东风印刷厂的白色信纸”“芜湖路一六八号同济大厦七〇五室”——那是诗歌启程的地方，是青春的专属地址。“合肥，你见过我的好时光/我要你，看着我死。”这并非怨怼之语，而是将生命放进去，与城市深度绑定的赤诚。

躬身侍弄花草，大多时候是沉默的。何冰凌的诗歌，亦带着这种沉默的底色。她抒情，却克制。这份克制，并非源于情感的稀薄，恰恰是因为情感过于厚重，不可轻易宣泄。

“当她低头，并不代表她在想念/那些已经失去的。她没有哭。/为什么一定要哭？/你太多情了。这不好。”不哭，是对廉价抒情的警惕，更是对自己的一种要求。历经“梦魇、分娩和死亡”的十年，落于纸上的只有一句：“在徐河，我是个消失的青年/是我妈妈的好女儿/我还要一直做下去。”不管经历什么，都守住那个身份，在人间继续“做下去”。

《清明悼黑光师弟》中，面对死亡，她直言：“不，我不学她们哭泣。”她将目光转向包河淤泥里萌动的莲藕，转向伤口处抽出的新枝。悲痛从未消散，却被纳入万物生长的秩序——那是比眼泪更宏大的生命力量。

《小西天》短短四行，道尽生命的悬置与坚守：

蔷薇就开到这里。
你好吗？我轻微厌世。
却没有一个湖，
能够让我抱着去死。

“蔷薇就开到这里”，盛放戛然而止，如生命骤然生出倦意；“轻微厌世”，是世人皆可能萌生的情绪；而无湖可赴，则让这份念头止步于悬置。诗句就此停笔，剩下的，是留白，吸引读者进来，去想象，去体味。

何冰凌像一位手持棱镜的书写者，这棱镜便是词语。它不提炼纯粹的光，而是让生活的全部光谱——粗粝与温存、伤痛与庄严——从中穿过，发生丰富的折射。她坚信“白天被鹰啄的伤口，到了夜里，会生出泉眼”，而诗歌，正是从伤口里生长出的泉眼。

这棱镜映照植物：铁线莲的枯萎，成为生命节奏的隐喻；汝州瓷的“开片”冰裂纹里，藏着“伟大的艺术往往来自基因里的缺陷”——美与残缺，本就是共生体。

这棱镜映照人事：驮在背上的小侄女，不忍看其长大的女儿，身着清洁工制服、将诗稿压在箱底的友人。那些朴素的人间牵绊，成为抵御世间寒凉的暖意。

这棱镜映照俗常：梧桐的粉尘，厨房的水声，清晨倒马桶的响动。这些向来被诗歌轻视的琐碎，被她一一写入诗行，也因此拥有了尊严的光晕。

这棱镜映照死生：墓前的绢花，砍斫后抽出的新枝。消亡被坦然接纳，新生的迹象被指认。

何冰凌的写作，是一条向下的路：泥垢不再等待被洗净，它本身已成为星光的坐标。

那“只归棹”（《湖边诗》），从不说活话，只把湖面，留给“我”慢慢平息。



于暮年风骨中见时代回响

——读《文章憎命达：大唐文人的遇与不遇》

一 苇

文人暮年往往最能映照精神底色。储劲松历史文化散文新作《文章憎命达：大唐文人的遇与不遇》以时间为经、诗文为纬，深耕李白、杜甫等十一位大唐文学巨匠的晚年生涯，于宦途起伏与水路辗转中勾勒中国文人的精神图谱。作为《在江湖与庙堂之间：贬谪中的宋代文人》的姊妹篇，作者完成从宋到唐的精神叩问，为解读古代文人精神提供了全新维度。

书中对李白晚年的书写，以详实史料勾勒出颠沛轨迹，让诗仙形象更显真切。安史之乱后，年过花甲的李白因依附永王李璘获罪流放夜郎，乾元二年遇赦东归，那份喜悦化作《早发白帝城》的轻快笔触。此后他辗转江夏、宣城等地，寄人篱下却豪情未减，写下“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”寻求精神慰藉，最终病逝当涂。作者结合《临终歌》的悲壮情怀，精准捕捉其晚年壮志未酬却坚守风骨的状态，打破了“放浪形骸”的片面认知。

相较于李白，杜甫的晚年更显沉重艰辛，“漂泊西南天地间”道尽困顿。安史之乱后，他被迫离开长安，开启十一年西南漂泊的生活，成都草堂的短暂安定让他写下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的绝唱，严武去世后再度漂泊，最终病逝湘江小舟。作者将《登高》《登岳阳楼》等诗作与漂泊轨迹绑定，“万里悲秋常作客”“亲朋无一字”等诗句，既展现其个人悲苦，更将其遭遇化为安史之乱后社会凋敝、民生疾苦的缩影，让读者深刻体悟“诗史”的时代重量。

聚焦晚年探寻文人风骨的终极淬炼，是本书核心立意。储劲松坦言，晚年更可见人的骨骼与操守，这一理念贯穿全书，李杜暮年漂泊便是鲜活注脚。王维晚年隐居辋川，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诗句背后，藏着对官场沉浮的无奈与精神自由的坚守，其“晚年惟好静”的表象下，是“穷则独善其身”的操守，辋川别业亦是精神家园的寄托。

韩愈晚年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，却写下“欲为圣明除弊事，肯将衰朽惜残年”的壮语，赴潮后兴修水利、兴办教育，践行

“达则兼济天下”的初心。从孟浩然归隐田园到柳宗元贬谪柳州，从白居易“中隐”之道到刘禹锡“病树前头万木春”的豁达，作者细腻捕捉他们晚年困顿中的精神抉择，勾勒出中国文人悲欣交集却初心不改的精神群像，恰如编者所言，这部作品是“大唐文人的暮年心史，于人生转弯处见证风骨，在病老困顿中淬炼文章”。

本书兼具思想深度与文学美感。作者以严谨考据为基，深挖思想内涵，更以凝练笔墨再现历史场景，语言兼具学术严谨与文学灵动，既有豪迈比喻，亦有深情慨叹，让厚重历史题材通俗易懂，使读者在感受文学魅力的同时获得思想启迪。

作为作者另一部《在江湖与庙堂之间：贬谪中的宋代文人》的姊妹篇，本书构建了唐代文人精神的完整图景。若说宋代文人贬谪生涯是“逆境中的坚守”，大唐文人晚年便是“落幕时的风骨”。两部作品跨越唐宋，从苏轼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到李白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，勾勒出中国文人精神的传承脉络，让读者领略唐宋文学璀璨成就的同时，亦能窥见文人精神的延续传承。

在信息碎片化的当下，这部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回望历史的全新视角。它让我们重新认识大唐文人晚年，领略其悲欣寥落却初心不改的风骨，得以在历史长河中与文学巨匠相遇，汲取精神力量。这部凝聚作者心血的著作，既是对古人的致敬，亦是对当代人的昭示，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文人血脉中的风骨操守，始终是值得坚守传承的精神财富。



《文章憎命达：大唐文人的遇与不遇》
作者：储劲松
河南文艺出版社 2026年1月出版